

春秋
古經
說





說經古秋春

撰 康 侯

叢書集成初編

(印本)

春秋古經說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春秋古經說序

春秋經一而已。自三傳分而經分。并其卷數亦分。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說詳四庫提要。今以三傳參校之。左傳莊三十年夏次于成。公穀作師次。以上三年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例之。無直言次者。則有師字是也。僖九年甲子晉侯僖諸卒。公作甲戌。以上文戊辰推之。則甲戌是也。然大要古經爲優。而自漢以來。卽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如昭十一年齊國弱賈逵從公作酌之類。宋元諸儒避實蹈虛。尤好舍古經而用二傳。夫古經傳序相授。非一世矣。公卽位爲公卽立。已經後人竄改。古字古言不盡可見。乃并其幸留至今者。亦屏棄弗錄。此毛氏春秋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左氏古經所由述。與三傳異同。有不必辨者。蠅則蝨之或體。邈則速之籀文是也。此外則形聲相近。假借通用之字居多。淪輸同訓。黎耒同音。鄆微本一地。厲賴實一國。前人論之詳矣。穀梁出較先。其誤尙寡。公羊出最晚。其誤滋甚。口授愈久。則愈離。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動輒詆爲有意變易。又豈通論哉。今刺取其義意可尋者。疏通證明之。至說文述春秋用左氏。而衣部引公會齊侯于侈。品部引次于崑北。疋部引石尙來歸。振與古經皆不同。蓋又師談互異。今不復盡據爲定云。

右春秋古經說二卷。國朝番禺侯康君謨撰。按亡友侯君君謨。道光乙未舉人。湛深經術。兼工文筆。殆吾粵之孔聖軒汪容甫也。考漢志稱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註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錄矣。然陸德明經典釋文稱舊夫子之經與邛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當自有經。又徐彥公羊傳疏稱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經十一卷。公穀二傳之經。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是書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而左氏義長者多排比參訂。勒成二卷。亦毛氏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古經之類。而閒補其疏舛闕略。簡要篤實。殆欲過之。蓋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編之記載。或記憶之失真。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原無足異。又春秋有魯史舊文。有夫子特筆。左氏身爲魯史。親見聖人。昔元趙汭春秋集傳自序稱陳傅良誤以左傳爲魯史舊文。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恐未必然。知左氏所據以作傳者。爲魯史舊文。爲聖人特筆。則凡以虛詞說經面舍傳以從者。不攻而自破矣。數典不忘其祖。是書尤其第一義也。夫道光庚戌夏五南海伍崇曜謹跋。

春秋古經說卷一

清 番禺侯 康君謨撰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倣此。據檀弓。亦倣邾婁。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檀弓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然則公羊之倣。所謂名從主人也。左穀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倣於越。義可兩通。無關體要。公羊氏穀梁注。皆爲於越強生義例。然恐祇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

蔑公穀作昧。據左注。蔑卽姑蔑。不倣姑者。惠氏補注云。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爲之諱。然則作蔑爲合。昧則同音字。故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昧。又說文目部。昧。目不明也。苜部。蔑。勞目無精也。非獨音同。義亦本通矣。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穀作尹。云天子之大夫。按左氏親見國史。不應以男人爲婦人。乖繆至是。蓋經本作君氏。後字脫其半而成尹。如戰國策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周禮司几筵。其柏席用萑。注。元謂柏。榔字磨滅之餘。君之爲尹。正所謂磨滅之餘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釋文。君或作尹。亦其例。公穀不知爲脫誤。見春秋時適有尹氏。此人凡兩書于經。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遂牽合其說耳。金匱要略。春秋傳。郕坦春秋集古傳。又以

為卽鄭之尹氏。然則何以僞君氏曰春秋書妾媵之卒。僅一見于此。僞子氏則嫌與定十五年姬氏卒更附會無足道。故特變文以見其為君母。趙東山謂妾媵本不登于策此以吾君服其母喪不可不同姬氏固夫人也故特變文以見其為君母書曰君氏者為夫子之特筆是也顯氏大事表斥為支離何日知錄引襄二十六年傳君夫人氏為證謂當時有此僞去其夫人即為君氏引據最確不必如惠半農春秋說以不僞姜氏絕不為親難之也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史記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下上皆作觀按臧僖伯有則公不射之語故葉氏夢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惠氏補注亦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及外傳左史弼相語證之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矢魚更有明文矣淮南以夏令紀事夏之季冬正周之春蓋公本意在觀而託名于矢言矢則觀見言觀則矢不見古經為長而杜注以矢魚為陳魚亦非古經意也左傳為陳杜元凱泥于釋詁文因而誤解以矢

隱五年秋衛師入鄆

鄆公作盛後同惟莊八年作成春秋簡書刊誤譏其宋將作送衛將作棼四庫提要云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即鄆國之女攷古圖許或作鄆魯或作鹵俱勒鐘鼎斷非訛寫古字異文如斯者衆未可盡以今文繩之然則鄆盛古通無關義例至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鄆鄆降于齊師公又作成者亦同音假借如管蔡世

家封叔武于成，亦以郕爲成也。傳謂諱滅同姓非。春秋繁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連及之。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作郕。按春秋時防地有四：一魯邑，卽此年會齊侯者是也；一魯山，僖十四年季姬及郕子遇于防是也；一宋地，隱十年取防是也；一莒地，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魯防邑與齊接壤，蓋在北鄙，故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廿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而滅紇之亂，亦自防奔齊。莊廿九年襄十三年又屢城防，皆以邊齊故也。則公會齊侯必于防無疑。若郕者，據說文則宋下邑，此會正謀伐宋，安得會于宋地？據公穀則卽鄭之防。桓元年始卒易防田，前雖云我入防，蓋未肯受而有之。注：本社仍屬鄭境，齊魯又何必去其本國而會之？于義古經爲長。或公羊意以魯別有地名郕者耶？或曰：據少牢饋食禮南柄注：古文柄爲枋，據說文：人部，籀文仿爲柄，則方丙古多互用，此以防爲郕正其類。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何注謂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按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王莽傳信鄉侯修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子偁侯，蓋爲公羊學者相傳有此說。然其禮于經與無徵，且紀季姜歸京師在九年，豈有天子立后謀于七年之前而納于七年之後者？是時桓王已立十年，又非少不能成禮，待其長而後娶可知也。胡傳及吳草廬又謂齊欲滅紀，朝魯求庇，以六年之事

牽合于此。按左氏親見國史。既知六年會成。爲謗謀齊難。何獨于此不知也。劉道原又謂春秋雖亂世。至于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按惠半農春秋說云。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前僭侯。後僭子。奚獨于杞侯而疑之。程子曰。凡皆當爲杞。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僭侯。惠氏此數語。似暗破程說。然則作杞于義爲長。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三傳並同。然竊意古經當作實來。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疏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此其證也。錢氏養新錄又以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左氏作實云云。引據尤確。今左氏亦作寔來。則未知何人據二傳改。錢氏歸咎于杜元凱。恐非。何者。元凱雖多信傳不信經。然于經但有疑辭。如隱九年大雨震電。文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之類。皆明言經誤。而亦未嘗擅易。況杜卽以實訓寔。又何必不仍其故字。蓋杜所見本已改作寔。改經必兼改傳。傳當亦本作實。陳樹華謂傳解經不容立異。非也。而別本尙有作實。流傳至唐初。孔氏猶及見之。錢氏謂爲伏虔本。未知信否。要古經之作實不作寔。則確有可憑矣。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郕。按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卽此地。彼經穀作成。而左作郕。與此正相反。然則郕成通用。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本或作郕。亦其例。不必因說文云郕。魯孟氏邑。遂謂郕是而成非也。此郕爲魯邑。與衛師入郕之爲國名者。名同而地異。郕國之郕亦可作成。蔡管世家封叔武于成。及公羊莊八年傳是也。公羊他處又作盛。成邑亦可在郕。則左穀所載是也。

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羊作夫童。穀梁慶氏本。亦作童。按古鍾鐘通用。夫鍾之鍾。蓋古經別本有从童者。後奪其半而成童。如禮記引說命爲兌命之比。水經淇水注。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先于蔡。毛西河春秋簡書刊誤云。此非蔡衛爭長之時。不必有次第可據。按下十六年夏四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注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穀梁注同。正義引班序譜。僖自隱至

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會盟。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

上。唯此在陳下。故以爲蓋後至也。又襄二十七年正義引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廿八年盡

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春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齊桓進之。班在衛上。終于春秋見杜注。蔡後次衛。據此而言。蔡合先衛。若

其後至。又當如十六年例。序于諸國後。今乃居衛陳之間。其爲誤倒無疑。當從古經。

又按若援昭公元年會于虢衛齊惡之例則蔡雖不以後至貶而衛自可以先至進衛序蔡上非必無說。特以此經左穀皆同。又其常例如是。故疑公羊誤倒耳。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欲明送與逆之是非。當先定單伯之爲周爲魯。春秋毛氏傳及春秋簡書刊誤力闢單伯非魯大夫。致詳明矣。而猶有未及辨者。今并正之。陸氏淳以祭仲比單伯。謂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令歸國。蓋亦知單非魯地。而創立此論。不知祭仲之祭非祭伯祭公之祭。左傳桓十一年注。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地。而畿內之祭。釋例土地名注云。闕。顧氏春秋大事表。則以爲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亭。其非一地。明甚。晉之長垣縣則今大名府屬縣。故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列之于二地。一名類中。且云。賜圻內邑爲號者。以爲實與其地乎。則隱桓之間。祭伯祭公祭仲。並見經傳。不容一邑而分二人。以爲空假其名乎。則三代時無此官制也。祭仲既非畿內邑。則謂以畿內之單賜魯大夫者。其說孤而無據矣。俞氏臯又謂周有單子。非單伯。按釋例世族譜。皆根據世本。最可信。其序單襄公爲單伯子。此當是文十四年之單伯若送王姬之單伯則相去太遠。則單子明卽單伯。且如俞說。將滕侯滕子。薛侯薛伯。杞侯杞伯。杞子俱分爲二國乎。是單子單伯之說不足疑也。至劉氏敞鄭氏玉等。復以下十四年文十四年之單伯。左傳有明文者。亦斷爲內臣以附會此經。不信親見國史之左氏。而徒于字句間推求其義。亦可謂避實蹈虛矣。故單伯決當作王官。而逆決當作送。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上夜字穀梁作昔毛氏刊誤亦知昔可訓夜而謂不應上夜作昔下夜不作昔按四庫提要云列子僞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爲國君又僞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並用然則偶然異文無關義之長短也隕公羊作實凡隕字皆同實一字耳見漢書司馬相如傳滂濞雷隊注

又按劉向治穀梁者而本傳載其上封事書引作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易恆爲常避文帝諱疑其初本尙不作昔矣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作納糾按古經似亦但作納糾正義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下齊人取子糾殺之疏引賈逵云僞子者慙之則賈景伯本無子字也正義又引沈云齊人僞子糾故魯史從其所僞而經書子糾文在穀子糾下不在納子糾下則沈文阿本無子字也沈據杜注爲義略則杜元凱本亦無子字也正義又云劉與賈同則劉光伯本亦無子字也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亦作猶言或作乃別本偶異則陸德明所見本尙有無子字者也穀梁釋文則但云左氏作子糾不云亦作蓋言之不詳唯唐定本有子字蓋涉下文而誤今不從至前不僞子後僞子公羊謂貴宜爲君比于子般子野之例後儒多從之然鮑叔方請魯討而以宜爲君之辭奉之哉且何不正其名于初納之時而正其名于見殺之時也賈逵云慙之夫糾果不當立雖死于非罪不能憫其枉殺而加以尊僞春秋書法未聞有卹典也唯霞峯華氏春秋疑義

云鮑叔請魯討糾而僖子糾或疑子糾爲名非貴而僖子段氏意同其說似矣而猶未盡合蓋公子糾實單名糾上年傳文可據且春秋時人皆以子取字無取名者襄十五年左傳歷序楚公子午公子罷馮亦必非字然他處屢以蓋子連文則但名馮耳杜注以子字屬下非然雖不取名而僖謂之間或配子字以成文如楚公子元僖子元鄭世子華僖子華宋公子朝僖子朝齊公孫明僖子明昭四年宋公子城僖子城昭二年其名本皆無子字僖子糾亦猶是也沈文阿所謂從齊人所僖也然則僖子不僖子皆可非義例所繫特歷據古本則左經實作納糾不作納子糾耳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與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作公會同然彼處或是公羊原文此則俗刻所誤段氏引十九年徐彥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阮宮保說勘記又引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據此二證公羊原本無公字可知惠氏春秋說謂宜從公羊有公字者非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按繁露滅國下篇云曹伯之所以戰死于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然則江都所見本尙無曹伯不知何時妄加原加者之意見僖公以來齊桓凡有征伐會盟曹皆與齊宋陳衛鄭許同列今此盟亦適六國皆在而獨無曹故取以攙入許男下耳穀梁誤亦同當以古經爲正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我穀作我簡書刊誤。謂不可攷。按此固有可攷也。齊魯自盟柯盟幽後。卽修和好。惟十九年齊宋陳伐我西鄙。此必公子結會盟時。有開罪三國者。本非深仇。旣已致討。則亦已矣。故二十二年遂及齊高偃盟于防。公亦如齊納幣觀社和好如初。而是時戎患方亟。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戎。故齊桓亦有此役爲獻戎捷先聲。其非伐我審矣。又汪氏克寬云。經書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其言尤得屬辭比事之法。當從古經作伐我無疑。經書伐我者五。亦皆言鄙。又按春秋緊露奉本篇云。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卽指哀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二役也。其說與汪氏殊。然亦可見伐我例合書四鄙。不書鄙者必有故。今無故而不書鄙。則非伐我也。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三傳同。然據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則古經實作城穀。二傳乃作城小穀。高氏闕。張氏洽。趙氏鵬飛。李氏廉。諸人未詳古經本文。而嘵嘵致辨。齊地之穀。不名小穀。因從范氏說。以小穀別爲魯地。力斥左氏爲管仲之非。雖以顧亭林之工攷核。而其目知錄。杜解補正二書。亦沿舊解。是移公穀之經。配左氏之傳。固宜不合也。李氏廉又謂此時桓未見有功于魯。按魯自盟防之後。與齊情好日密。以小

事大必多得其庇護。特經傳文不具耳。且卽就經傳論。臧孫告糴。齊侯獻戎捷。則有恩禮于魯可知。豈必待高子來盟而後爲功哉。今仍定爲城穀。以還古經之舊。以杜訾警左氏者之口。

此條左氏無可議。杜注則可議。杜注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釋例土地名云。穀。小穀。二名。是其所見本。已作小穀。孫志祖疑注中小字亦後人誤加是未攷釋例也杜不能據善本審正者。則在晉非無善本可知。

而牽合其說。此則可議者也。但范氏之說亦無據。原范氏意。不過以城上不繫人。小穀上不繫國。必是魯事。故泛云魯地耳。而參稽他書。實未見魯地有名小穀者。後儒推衍范說。亦終鮮佐證。徒取孫氏尊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一語。果足信乎。故杜范之注。同一無據。而後漢郡國志云。穀城。春秋時小穀。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也。二書皆用杜義。則吾亦寧從杜。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以杜氏長麻推之。十月戊午朔。不得有乙未。乙未十一月八日也。此亦如僖二十年。

五月乙巳西宮災。穀作己巳。以長麻推之。五年癸未朔。不得有己巳。漢五行志上引昭二十五年九月

己亥。公孫于齊。穀作乙亥。以長麻推之。九月戊子朔。不得有乙亥也。蓋乙巳字形相似而訛。當從古經。

襄二十一年。公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錢大昕養新錄。謂疏家依違其詞。無明文。

可證。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按公羊九年傳貫澤之會解云卽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然則此經本無澤字今有之者不知何人據九年傳增貫一名貫澤如榮一名榮澤沙一名沙澤也又杜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于蒙澤注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是貫與蒙澤近蒙以澤名必其地有大澤故貫亦得僭貫澤也春秋經傳集解卷九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作寧與宣十一年公孫寧昭二十二年宋向寧廿八年鄭伯寧滕子寧公羊作甯者正同按寧甯古通用甚多史記酷吏傳寧成漢書作甯成徐廣史記注云寧一作甯已史記引過秦論六國之士有寧越漢書作甯越前漢地理志上谷郡有寧縣廣寧縣後漢郡國志作甯縣廣甯縣皆是也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泥甯亦聲之轉

僖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三傳同段氏據徐彥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又攷左氏傳言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之無父字明矣按徐彥所見左氏恐是後人據傳刪經未爲善本古經當實有父字古人命名多配以父取字多配以子皆泛詞也僭謂之間可從省如僭叔與父爲叔與宋子哀爲宋哀之類而經文據實直書則不宜

省故箕鄭見于文七年傳而九年經則書箕鄭父皆甲見于文十二年傳而宣元年經則書皆甲父此之傳不言父而經言父其例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孟穀作雩或爲宇公作霍按此展轉訛之跡顯然穀作雩者雩孟音同也公羊後穀梁而出又因穀之雩而誤霍則以形近也蓋穀梁一誤而公羊再誤也但漢五行志下下引董仲舒劉向說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鵬退飛過宋都事亦云爲雩之會二人治公穀者疑其初本尙與古經合矣。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麇公羊作隗按周國隗麇爲二國史伯對鄭桓公曰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又曰隗姓麇越不足命也蓋一在西一在南風馬牛不相及今以隗當麇不幾疑于西方之國乎水經江水又東過穉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卽麇歸鄉蓋麇鄉矣然則以麇爲隗猶之以麇爲歸皆聲相近而誤其本字則當作麇。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或作菽公羊一本作萩按萩椒雙聲左傳昭三年子服椒十三年作子服湫襄二十六年楚椒舉椒鳴楚語作湫舉湫鳴古今人表亦作湫舉哀元年敗越于夫椒史記伍子胥傳作夫湫椒之爲萩猶椒之爲湫也又說文無椒卽某字是字形尤與菽易混而萩字亦或作楸又與椒字從木者易混。